

吕雷 著

浪尖上的纹章

工人出版社

12475

21



浪尖上的信箋

吕 雷 著



工人出版社



2 034 0635 9

浪尖上的信箋

吕 雷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197,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710册

统一书号：10007·118 定价：1.70元

序

孔捷生

吕雷要我为这本集子写序，始觉意外，后来问及京沪一些作家。他们名气比我大得多，竟都未曾有人作序的资格——如果这也论资格的话。于是，我更感惶惑。

细想之下，我来写倒比别人简便。我无须为一篇短序去一目十行地突击读这部集子，因为吕雷的作品常在初稿阶段我已拜读过了。至为要紧的是，我和吕雷是命运与共的同人。

我们是兵团战友。相信不出若干年，“兵团”这词儿须作注解才能让后辈明白了，而当年云集天涯海角的垦荒者竟有数十万之众。吕雷在雷州半岛，我在海南五指山，隔了一道琼州海峡，都在各自的土壤里抛洒了斑斑血汗。

有个奇异现象。岭南颇经磨炼的一辈青年中，兵团出身的人才在各界都影响颇大。我曾玩笑式地把社会学、地理学、人才学和心理学这些相距甚远的学科放在一个“系统工程”里考察，得出如此论断：那片纤秀明丽的珠江三角洲，经世代经营，早已田园化、格式化，连彼地的风物人情也被文学家们一再出色或不那么出色地描述过了。艺术在这精耕细作的蔗田水乡里，虽有娴秀淡雅、小桥流水的美感，毕竟略输气魄。而海南岛雷州半岛却是关山苍茫，千沟万壑，饱含远古洪荒的雄浑与野性未驯的粗犷。一群受过现代文明熏

60070/15

陶的知识青年被命运猛然抛到荒丘丛林，重历人类从初级阶段艰难进化的岁月，用半原始的锄与锯、刀与火开拓生存空间。他们的心灵振荡超乎寻常地强烈，精神层层蜕变，心底沉淀下来的感情也就格外深厚。当命运再度将他们抛离热土，无论置身何处，他们的生命力，适应性都较别人为强。这种从阅历升华出来的、老知青特具的素质，令他们永远勇于面对人生。

吕雷正属于这一群体。广东作协文学院初组建时，吕雷给我的印象是天赋与才气并不比别人高，然而，他顽强地实践着，开掘着，锲而不舍，不知不觉地渐次身居广东青年作家的前列。相反，一些本来起点不低的青年作家迄今却徘徊不前。

对这位曾获两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青年作家，当然可报以撇嘴，贬称他的作品未曾达到有口皆碑、洛阳纸贵的程度。但光不服气是没用的，还是来找一下他崭露头角的原因，我认为吕雷除上述的生活积累，感情积累外，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作品思想性不懈的探索追求，就这点而言，他和那些着意于作品精巧好看，对思想内容的开掘浅尝辄止的青年作家恰成鲜明对照。吕雷敢于近距离地透视生活，不回避当代社会的各种矛盾。这就给他的作品系列抹上了浓淡厚薄不同的敏感性尖锐性的色彩。他不满足于已有的生活库存，积极投身新兴的工业基地——南海石油战线去深入生活，吸收更多的新信息，以使自己的思想观念保持现代感。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无可否认，在偌大一个国度里，仅仅因为地域、语言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就会带来地区性读者群审美趣味的差异，从而强有力地影响到当地的作家群。于是，岭南很多作品

（不单是文学作品）都较注重可读性，讲究轻快流畅，首先让读者喜欢去读，然后才谈得上别的功能。这是一大流派的观点。自然还有另一派，他们主张作品应以其思想内涵的丰厚去吸引读者，可读性稍差也在所不惜，反正，只要这部作品有内在价值，那么，再费劲也会有许多人去看的。两大流派相反相成，彼此以大异其趣的存在增强了对对方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有没有人试图融汇贯通呢？有，吕雷可算一个。他试图以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去表达尽可能深刻的思想主题。走这条路的人尚有不少，成效也人各不同。总的来说，都未成功到使两个流派藩篱尽毁，两边的读者群统统归于自己旗下的程度。

我赞成吕雷的有益尝试，却不能认为他做得很成功。我倒觉得他好象在背负着过于沉重的行囊，却又拄着根失之轻飘的拐杖。行囊就是他力图负载的概括性甚强的重大主题，拐杖就是他杜撰的曲折情节。于是乎，他在文学之途上前进，不免有点步履蹒跚，作品水平呈出落差很大的曲线在向前延伸。

对此，吕雷并非不察，他苦恼过，焦急过，有时嗟叹那负荷太重的行囊，他觉得思想素养尚未修炼到把握史诗之笔的深度；有时厌倦那根碍手碍脚的拐杖，觉得编得太圆的故事反倒具有封闭性，束缚了他发挥的自由。

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怎样取得跨度更大的突破？相信吕雷是不会长久为此大伤脑筋的，因为他是个勤于思索，常有今是昨非的自我否定精神的当代青年。他有老知青的坚韧顽强的进取欲和事业心。他首先属于这勇于探索，努力创新的一代，然后才是个作家。

当我在京华挑灯为吕雷作序时，他正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博览先贤群书，耳聆前辈教诲，聚首倾谈的多系当今文坛的精英，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受到五湖四海的文学思潮和艺术格调的交叉影响，无疑大有裨益。过去，有的好心人曾想把青年作者安置在蒸馏器里，以求“健康成长。”殊不知在现今世界上，陶令不知何处去，再难寻净土。任何地城乃至国家，都无从筑起文化壁垒，抗拒交流了。

我是吕雷的诤友，他从人到作品的长短我不谓不清楚。他为人的诚恳磊落令我敬佩，他思想之严肃而不够深沉更令我扼腕。去年与前年，我曾写过两首打油诗给他，一并抄录于下，作为赠词，也作为本文的结束。

其 一

欣闻怒浪驾征蓬，
剪罢云霞沐海风。
登梯且缓论高下，
用墨从来分淡浓。
猫态难描真虎豹，
人情未赋伪英雄。
汝有平台如宝岛，
岩藓已自近油龙。

其 二

射马莫如先射人，
穿杨慧眼贵求真。
学去功夫唯向隅，
描来血肉更招魂。

搔残华鬓辨深浅，
读尽贤文博古今。
篇章从此皆情愫，
阡陌纵横有绿荫。

一九八四年六月于北京

题 记

怀着对我国海上石油工人深深的敬意，谨从生活的海洋里撷取这星点浪花，呈献给正在祖国辽阔的海域里缚牵油龙的青年同志们。

——作者

目 录

浪尖上的信笺	(1)
海风轻轻吹	(123)
啊, 白云	(146)
“冰冻姑娘”	(156)
玉兰飘香	(164)
明月几时有	(183)
涨潮, 涨潮, 伶仃洋	(207)
望海椰	(228)

浪尖上的信笺

在某种意义上说，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是海洋。她浩瀚无涯、烟波淼淼、深邃莫测，每时每刻都在呼吸、搏动，每天都潮涨潮落、造化无穷，萌发着生机，积聚着力量，创造着奇迹，漾动着悲欢，孕育着希望……

一个故事又在她生生不已的浪涛上诞生了——

屹立在南浦湾海面上的钻井平台“海洋三号”，突然传出了一桩新闻：最年青有为的司钻罗力猛，在中国——斯贝尔海洋石油联合公司第一口海上油井开钻以后，竟传奇般遇到一件令他惊讶不已的事情……

“开钻！”

钻井船长一挥手，钻机象头怪兽似的怒吼起来。

于是，开钻仪式被悄悄推迟一个半小时所带来的不安和焦灼似乎烟消云散了，一轮又一轮讨价还价的马拉松谈判也似乎暂告结束。在开钻前一刻钟才乘直升飞机姗姗来迟的尊贵宾客人们，和主人一起热烈鼓掌、热情握手甚至拥抱，拍下一张又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合影……碰香槟的叮当声和高唱友谊的词令交汇在一起，顷刻间又被钻机的巨响吞没了。哦，连大海也好奇得躁动起来，万顷碧波上潮头挤赶着潮头，浪

花追逐着浪花，凑热闹似地蜂拥到海洋三号钻井平台这个钢铁的庞然大物脚下，急得一蹦几丈高，仿佛要伸长脖子、竖起耳朵，迫不及待要听听那叩响海底宝库大门的声音，看看这中国——斯贝尔海洋石油联合公司第一口油井的诞生。

当班司钻罗力猛威严地挺立在岗位上，他卷起工农的袖子，露出了象能经受高温高压的钢条似的粗胳膊，稳稳地握着刹把。他身材高瘦，但四肢骨骼粗壮，加上一副极富男性气质的略长面孔：高额高颧、鼻头稍大，鼻梁笔直，厚嘴唇总是紧紧地抿着，一对有点招风的大耳朵，使他外表近乎粗犷、强悍。但他却有一双出奇地温顺柔和的眼睛，双眼皮，看人时总带着诚挚朴实的笑意。这对那些苦苦地想在钻井平台这个单调的男性社会里猎取镜头的摄影师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此刻他正全神贯注地盯住指重表，对眼前不断掠过的耀眼闪光毫不理会——钻台下足有十几个中外记者围着，中国——斯贝尔海洋石油联合公司第一口井的开钻，自然引起海内外的普遍关注，外国几个大新闻社正等着抢发电讯和传真照片呢！要不是钻井船的何船长上前拦阻，有几个公然违反采访规定的外国人就举着电视摄像机笨手笨脚地爬上钻台来了，急得守规矩的中国电视记者满头是汗。现在好了，机会均等，谁也别想占便宜。

罗力猛绷着脸，象佇立战壕的将军一样凛然、自负，完全沉浸在工作中，对记者们不屑一顾，眼睛里闪出一丝和善的嘲讽的笑意，这平台上，数罗力猛照相最多，可也数他最讨厌照相，他简直对突出个人有种天生的反感，对那些眼睛只盯住英雄、超人的记者，他会闹出一些不大不小的恶作剧，逢场作戏地把他们捉弄一番。刚才，他在更衣室里换工衣，有两个中方记者竟闯进门来：

“请问，哪一位是罗力猛同志？”客客气气的，一脸是笑。

“不在。”罗力猛故意向周围的伙计们扫了一眼，伙计们忍住笑，不敢吭声。

“哦，您也准备上开钻后的头一班？请问，头一班的司钻是罗力猛同志吗？”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不知道。”罗力猛有点不客气，他穿上裤子，边扣裤门扣子边走出更衣室。

谁知两个记者竟盯上他不放了：“您是罗力猛的战友，请您谈谈上次打出那口高产油井时，他是怎样不顾个人安危制服凶险的井喷事故的？”

“那简单，他上去把防喷闸一扳——这谁都会。”

“当时，外国专家都往远处躲呀，他是怎么上去的？”

“有中国人在嘛，我们的人全冲上去了，不光罗力猛一个。”

两个记者大失所望，有一个还不死心：“事后您有没有听说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或者，他后来说了些什么？”

罗力猛转过身来坦率地回答：“据我所知，他也是个肉身凡胎，当时，他什么也来不及想，哦，事后，他说了一句话：‘真有点儿后怕！’”说完，他捉狭地朝两个记者笑了笑：“对不起，我得上钻台了。”掉头走开了。

现在罗力猛站在钻台上，和记者们近在咫尺，可他们的一切活动似乎和他毫不相干，他的眼睛和整颗心都拴在指重表上。在他看来，摄影、录像、拍电影都是做给不懂石油生产的人们看的。这些照相的老兄们一来，就要工人们摆姿势表演“欢呼喷油”的场面，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点着燃烧臂，

让大家冲着喷油火炬大喊大叫，真象演戏一样。开会、剪彩、照相就能出石油？没有的事！想出油还得靠实打实的硬功夫！照相能出名、甚至名扬四海，可换不来石油，找油要靠默默无闻、平平凡凡的劳动——

直升飞机又起飞了，拖轮一声长鸣，又解缆返航了，这都与罗力猛无关。尊贵的先生、太太们深情地向平台告别，满载而归的记者们抓住最后的机会大拍特拍平台的全景、远景，罗力猛全都看不见。他握着刹把，操纵着钻机不停地向岩层深处钻进、钻进！指重表的指针显示出他足以使最坚硬的岩层战栗的威力，使他完全陶醉了。

突然，挂在胸前的报话机响起了何船长的呼叫声：

“罗力猛，罗力猛，马上到船长室来，让副司钻接替你工作。”

奇怪，什么事呢？罗力猛皱起了眉头。

“船长有请。”鬼头鬼脑的副司钻狗仔，快手快脚地登上钻台，滑稽地行了个大礼。

“什么事？”

狗仔两手合成一个正方形，笑嘻嘻地“咔嚓”了一声。他知道罗力猛最怕这玩艺儿。

“照相？”罗力猛狐疑地问。

“当然，你是平台的最佳男主角嘛，瞧刚才围着你照相那副架势，简直就是天鹅湖里的王子，可惜，没有奥杰塔——”

“放屁！看我不撕了你这两片嘴——”罗力猛恶狠狠地把双眼一瞪，可手并没离开刹把。

“不不，在下岂敢？”狗仔连连作揖，他把嘴凑在罗力猛的耳边，神秘神秘地说：

“绝密——洋人大记者要找你，快去……”

“怪事！”罗力猛把刹把交给狗仔，满腹疑团地走下钻台。

二

船长室里，没有记者，只有船长和李政委。一见罗力猛进来，何船长就瞅着他笑：

“给你一个特殊任务。”

“见记者？不去。”

“不是见记者，是会朋友。”李政委大笑起来：“快换件象样的衣服，跟船长到贵宾室去。”

“是洋人吧？这么大架子？见他还得换衣服？不换！我这工衣还是刚洗的，穿它见客，算抬举他！噢？这洋人找我什么事？”

“好！不划算了。”何船长古怪地向他眨了眨眼：“刚才开钻推迟了一个半小时，你知道为什么？”

“听说是斯贝尔方面提供的电子配件有问题，让我们查出来了，索赔谈判差点谈崩了……”

“这个危机在开钻前解决了，全靠艾菲尔-艾普公司的全权代表。他们比较友好，一知道这事陷入僵局，就主动降价，更换全部有问题部件，击败了原来的承包商，可能还要在咱们联合公司占点股份。他们是名牌公司，今后，我们就得长期合作了……”李政委插上嘴，又卖关子似地点了支中华烟，眯起眼抽着烟说：

“就是这位贵客想见见你，并且声明和你是老朋友，要叙叙旧，不见面就不走——”

罗力猛笑了：“这家伙怕是个神经病吧”这不是瞎猜，洋人里什么人都有，有一回在南浦基地，有个洋鬼子喝醉了，搂着罗力猛硬要做他的“太太”，莫非又要闹这样的笑话？

何船长苦笑着说：“谁知道？不过，上头有交待，不能怠慢这位全权代表，艾菲尔是名牌大公司，今后我们的配件全由他们提供，你得客气一点，不认识就解释几句，好把人家打发走。”

何船长把罗力猛领到贵宾室门口，轻轻地敲了两下紧闭的房门。

里面传来了一句英语：“请进——”罗力猛顿时一愣：

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门开了，房里一阵幽香扑鼻而来，一个女人背对着门坐在窗前的转椅上，她一头金黄的鬈发，穿一身雍容华贵的金线绣花精白丝质连衣裙，在窗口昂贵的深红色丝绒帷帘映衬下，显得格外夺目。她象不知道有人进来似的，仍在撩开窗帷的一角在观察钻台上的情况，看来，她是在有意怠慢敲门的客人。

何船长冷静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女人，一言不发。

罗力猛忍不住了，鼻子重重地哼了一声，正转身推门要走，何船长把他拦住了——

随着那转椅慢慢地转动，女人的身子转过来了，和他们打了个照面。这是一个漂亮、高傲的年轻贵妇，头发金黄，皮肤白皙，可是眼珠却是黑色的，鼻梁也不高——是个中国人！

罗力猛惊呆了！这是谁呢？难道是……真的是她？她怎

么成了——

“怎么？还没认出来吗？怎么会认不出？我只不过烫了头发，染成金黄色……”

“您——”罗力猛的咽喉象被一个疑团塞住似的，他看着这个女人，脑子里霎时响起雷霆，胸膛里卷起风暴，使他刚想推门的手都颤抖了。

女人霍的一下站起，热情地伸出右手，没等罗力猛伸手，她就一把将他粗糙的手紧紧握住了，格格地笑起来：

“你的傻劲儿又发作了对不对？对不起！我知道，你不会认不出我，只是受不了我这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对不对？向你道歉，行了吧？本来，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这真太突然了，刚才开钻时我在观礼台上看见了您，差点要大声喊起来，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想一想，干脆，不走了！搞个突然袭击见见您，蛮有意思的，对不对？”

她热情洋溢地说着，一发而不可收，何船长感到有点尴尬，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她敏感地注意到了，回过头去嫣然一笑说：

“真对不起，我连起码的礼貌都不讲了，何先生，我和力猛原来是好朋友，好多年没见面了，能让我们单独谈谈吗？”

“请便，请便，你们谈吧，我正要去钻台上去。”何船长正想脱身，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罗力猛的肩膀，走了。

罗力猛象根钢柱子一样默默地站在这个女人的面前。

罗力猛：

唉，活见鬼了，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辛卓娅，